



日本一元化社會的警鐘—— 談上野千鶴子著《再見，學校化社會》

旅日文字工作者
林宜和

上野千鶴子可能為一般讀者不熟悉，她在日本卻是鼎鼎大名的女性主義學家。自1982年發表《性感女孩大研究》(光文社出版)一鳴驚人以來，上野千鶴子陸續出版許多女性主義著作，並主編《女性學年報》，還熱衷到處演講鼓吹她的理念，可說是日本現代女性主義的第一人者而不為過。

其實上野千鶴子的本行是社會學教授，她對日本的社會現象和一元化的價值觀有非常尖銳獨到的見解。今(2002)年4月上野千鶴子新作《再見，學校化社會》(太郎次郎社出版)問世，立時受到重視和好評，不但曾躍升暢銷書榜前10名，至今仍居各大書店平台位置，就一本社會批評的著作而言，可謂難得了。

《再見，學校化社會》是由日本的最高學府東京大學談起，第一章標題就是「東大生，這些空洞的才俊」，一語揭破日本的學歷迷思，令人興起一窺內容的衝動。上野千鶴子本身由大學到博士都在京都大學修得，她最初受聘於京都的非主流私立大學，任教十餘年。隨著著作和知名度的水漲船高，上野於1993年起轉任東京大學教授，執教迄今。正因為這番經歷，上野很容易比較所謂一流大學和三流大學的學生有什麼不同。她很吃驚的發現，東京大學的學生雖然頭腦好，卻只會死唸書應付考試，在需要創新和議論的研討課程，他們的表現竟然不及三流

大學的學生。上野的觀感是，東大生多屬於信奉教條和權威的族群，他們不敢獨創新解，其實是擔心同學的譏嘲，而這種恐懼失敗的心理，不但直接造成學力低下的惡果，也違反學校教育「嚐試錯誤」的本質。

對於東京大學的批判，去年就有重量級作家立花隆寫的《東大生都變傻瓜了嗎？》(文藝春秋出版)，內容尖刻又引經據典，份量遠盛上野千鶴子之作。立花隆的評論甚至引起一名東大畢業生谷田和一郎著書反駁《立花隆先生，相當有問題》(洋泉社出版)，而造成日本媒體喧嘩。相較之下，上野千鶴子的東大批判至今未見反駁文字，甚至有書評對她口服心服。上野由東大教育的失敗，引伸到日本整個社會受學校價值觀左右的評論，或許才是深受讀者同感的主題吧！

上野千鶴子謂，日本的學校制度只是把國民「均一化」，教師集團由師範教育一體養成，教學用統一化的課本，課程也依政府規定，結果國民變成均值卻失去個性，更且學歷成為個人標籤，上位者的社會階層往上，下位者即自然往下。上野自創的名詞「學校化社會」，就是指這種被學校成績操縱一生的一元價值觀社會。雖然所謂劣等生不乏反抗制度成為問題兒的例子，但是上野認為，一般所謂的優等生卻也不見得快樂，他們永遠活在下一回合競爭可能失敗的恐懼當中。這種優勝劣敗的固定觀念，結果除了造成



「勝者的不安」和「敗者的不滿」之外，對人生幸福毫無俾益。

在本書第三章，上野千鶴子更發揮她的女性主義觀察本領，分析日本女性受「學校化社會」束縛的惡例。最明顯的是有不少虐待子女的年輕母親，本身都受過高等教育，她們把自己在學校得到的價值觀硬套在兒女身上，造成恨鐵不成鋼的極端心態。致於那些沒有走入家庭而得以發展自己的學校優等生，卻也不見得快樂。數年前轟動日本社會的「東電OL 殺害事件」，受害者就是一名自小品學兼優，卻在長年社會競爭當中失去人生目標的女性，而以出賣自己肉體作為洩憤的出口。近年日本青少年激增的自閉家中和拒食症病例，據上野調查也有不少是學校優等生，卻因為無法逃離競爭壓力而引起身心異變。

在一連串社會批判之後，上野千鶴子終於提出她的理想。她認為理想的學校應該是「有教無類」，不分年齡、種族或有無缺陷均聚在一堂，如此才能學習「異質化」，也才不被全球化的世界市場淘汰。此外，她認為日本傳統的學校教育是以取得學位為求職的手段，亦即將學位當作「生產財」，理想的學校教育應該以取得學位本身為目的，亦即將學位當作「消費財」。唯有將學校變成

沒有現實目的，純為求知快樂的場所，日本的學歷差別社會才能被消除。

本書最後一章，上野千鶴子試圖在閉塞的日本社會尋找突破口，而定標題為「後現代的生存方法」。她認為日本人長期信奉的學校教條，即「為了前途現在得忍耐和拼命」的價值觀，已經因為日本經濟的崩壞而現出破綻了。日本父母教導子女「努力讀書將來就能過好日子」的箴言也有許多變成空頭支票了。她以為年輕人與其寄望不確定的將來，不如改善眼前的生活，只有多角化、多面化的參與社會，熱中自己真正喜歡的活動，才能讓每一天活的快樂。畢竟人生不是為了父母師長的褒獎而存在，唯有最後回顧自己大半生而能說「啊，活得有趣極了！」的人，才是不枉此生。

上野千鶴子的議論，不啻給僵化的日本社會打一劑催醒針，無怪能獲得許多讀者的共感和支持。雖然她對學校教育的理想有些烏托邦的非現實成分，但是以一位長年身處日本教育現場，而能細心觀察學生苦悶，並進而提出改革建言的教師而言，上野千鶴子應不只是一位成功的社會學家或女性主義者，她對日本社會抱持的改革理想更該受到肯定。